#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閼逢困敦正月不滿一年凡二年有奇

子正月一卷所紀財三月耳

##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爲奉義軍擢皐爲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皐鳳翔節度使皐斬之

史言韋皐以此發身使踈吏翻泚且禮翻

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臨州治五原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鄜州夏州户雅翻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召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渾户昆翻又户本翻瑊古銜翻漠谷在奉天城西北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山陵樹柏成行以遮迾陵寢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禾翻又古臥翻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城中掎角相應掎居蟻翻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



寢瑊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泚且禮翻又音此令力丁翻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盧杞之言無一不誤國而德宗信之如此矣敗補邁翻從才用翻邠音豳甲旻翻泚且禮翻又音此輜莊持翻重直用翻夏州人也夏户雅翻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

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塹七艷翻使疏吏翻環音
徧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誘音酉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保定州事見上卷晟成正翻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奔命帥讀曰率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說式芮翻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沈存中曰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關度屬界郎自石門子令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地界也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史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營今又加節度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此其所以得誅劉德信也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恒戶登翻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失冉翻敗與揚同

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勸爲陝虢節度使朱泚攻圍奉天經月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繞至奉天數日而朱泚繼至攻圍至是月爲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健步今之急腳子覘丑廉翻是也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襦汝朱翻短衣上爲之尋求不

獲爲于僞翻竟憫默而遣之憫者矜其寒默也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本草曰蕪菁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即蔓菁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蘆菔也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好食日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爲菘闊厚短肥而庳及梗細者爲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薹一名薹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葑采菲疏云陸璣云楚謂之芥方言云豐蕪蕪菁也陳部謂之大芥糲麤達翻伺相吏翻縋馳僞翻

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降戶江翻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鋭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崔縱爲魏縣行營糧料使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犒口到翻軍尚欲遷延崔縱先輩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開元八年析河東縣自蒲津以西爲河西縣齊運惲之孫也蔣王惲太宗子也惲於粉翻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晟成正翻樂音洛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

武關入援軍于七盤使踈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將仇敬仇敬即仇敬如字七盤即古繞霤之險敗泚之別種也種章勇翻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庸宗上元元年置鎮國軍於華州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衆所服潼音童近其勤翻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弃州走行在華户化翻下同走音奏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泚且禮翻又音數所角翻元光皆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鎮國軍節度治



華州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燧音遂彙于季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爲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敘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爲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之也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望春樓近長樂城臨廣運潭方宗所立騎奇寄翻抄楚交翻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高居傲翻廣古

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考異曰劇談録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録裹以兕牛而青一説雌犀也余按山海經兕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黄帝得之以其皮冒鼓聲震百里其説固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虡兕以爲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寿百年兕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則兕者世之常有也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朱泚裹兕甲而青雲梯以兕華不過用牛皮耳兕序姊翻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怵懼上以問羣臣渾瑊疾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怵許拱翻渾户昆翻又户本翻瑊古銜翻易以豉翻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開元二十六年分左右羽林置左右神武軍使疏吏翻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傚度徒洛翻傚桑故翻向也鄭玄聖慮伎渠綺翻





曰攻城攻其所傚猶嚮也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譟則竈翻瓌古回翻迅疾也泚推雲梯推吐雷翻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轒扶云翻轀於云翻轀攻城車也兵法修轒轀距堙者三月而後成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塹七豔翻勝音升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無名告身即空名告身有功者則書填姓名以授之實食食實封也

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謂若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餘通酬功而不足則書陳前所喝轉階勳於其身以爲照驗出給告身且曰今便與鄉別期望渾瑊死戰也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勝瑊古衙翻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勝音升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譟則竈翻中竹仲翻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輾猪輦翻又尼展翻地道者渾瑊等所鑿以迎雲梯者也火從地中出火亦渾瑊等所蓄以待雲梯者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讙許元翻須臾雲梯及梯大簪爲灰燼臭聞數里間音問賊乃引退



於是三門皆出兵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將即亮翻爲于僞翻入夜泚復來攻城泚且禮翻又音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趣七喻翻並北山而西並讀曰傍步浪翻微服間行詣行在間古莧翻下得間同藏表於蠍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賊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塹七豔翻呼火故翻使疏吏翻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比必利及也身中數十矢中竹仲翻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

聲如雷昇音余又羊茹翻癸巳懷光敗泚兵於澧泉敗補邁翻泚
聞之懼引兵道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
城不守矣史言李懷光爲無功泚且禮翻又音此泚既退從臣
皆賀從才用翻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
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
不以爲忤甚稱之使以此疏吏翻汴皮變翻使德宗果能盡言乎忤五故翻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萬當作万莫比翻俟渠之翻万俟複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重圍旣解重直龍翻諸道貢
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
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呼火故翻奉天破矣欲以惑衆泚





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
者皆給月俸將即亮翻俸扶用翻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
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
焉以此觀之趙贊輩不足責也杜佑判度支安能逃其罪乎斂力贍翻或謂泚曰陛下
旣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復扶又翻泚曰朕嘗北面事
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
曰強授之則人懼強其兩翻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户
拜官邪邪音耶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團練兵即團結
兵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

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踈泚且禮翻又音此粗讀與麤同自山東來赴難自魏縣行營來赴奉天之難魏縣屬魏州其地在河山之東難乃旦翻下同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數所角翻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禮絕百僚謂之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說式芮翻翊卢萌翻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乖方猶言失所也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宰相指盧杞度支指趙贊京尹指王翊度徒洛翻斂力贍翻乘繩證翻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也翊贊以

王本隆



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下同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懷光使其下而不閔其勞盧杞之心自營免罪而排闔於其間是以雖急於平賊而不知更生一賊也朝直遥翻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晟成正翻使疏吏翻難乃旦翻泚且禮翻又音此重直龍翻怏於兩翻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

兵去至曾店曾店在奉天東南咸陽陳濤斜西北留二日乃行爲李懷
朱泚連兵張本劒南西山兵馬使張朏以所部兵作亂入
成都使疏吏翻劒南宿重兵於西山以備吐蕃崔寧
以是兵殺郭英乂張朏以是兵逐張延賞朏數
尾翻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奔城奔漢州武后垂拱二年
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九十五里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鹿頭關
德陽縣劉昫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將即亮翻叱尺栗翻斬朏及其
黨延賞復歸成都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
希烈屯盱眙盱吁胎漢縣唐初屬楚州建中四年度聞
朱泚作亂歸廣陵修葺鄣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
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

貝貢軒



館第數十修塢壁泚且禮翻又音此塹七艷翻滉呼
壁壘也釋名曰壁辟也所以辟禦寇盜也起建業抵京峴京峴山在潤州
户戹翻樓堞相屬屬之欲翻聯屬也堞達協翻以備車駕度江且自
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大江逕京口城北謂之京江矚鐵使包佶佶巨
曜武於京江以應之乙翻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爲賊據長安
未期收復言收復未有期也欲彊取之彊如字佶不可少遊欲
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
帛萬欲轉輸入城少遊彊收之令從舊傳佶有守
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

為韓滉所奪上元縣時帶昇州宋白曰上元縣晉江寧縣地貞觀七年移還舊郭即今所置縣也九年改為江寧縣元治鳳皇山南今移治會府時包佶蓋在楊子巡院也史言天子播遷藩鎮阻兵陵轢王人復扶又翻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聞道貢獻曹王皐時節度江南西帝室數所角翻使疏吏翻間古莧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汴皮變翻朝直遥翻趣逡踰翻下同皐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此謂江浙往來之使治直之翻郵音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

九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繇日致亂由上下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此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之意惡烏路翻下同去羌呂翻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夫音扶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背蒲妹翻人之所歸則植植立也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趣讀曰趨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輿衆也頗窕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垂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

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朝直遥翻否皮鄙翻糅女救翻聚怨謗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近其靳翻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詰去吉翻贊又上疏上疏音並同前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言洞見人情也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記禮運以爲仲尼之言言理道所生也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諱率以治爲理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





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否皮鄙翻下同夫音扶處昌呂翻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說讀曰悅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陸贄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誠足以箴砭德宗之失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祖左傳臧文仲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欲鮮濟之語之意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理治也言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爲治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

嚴法制斷斷丁亂翻流弊自久浚恒太深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窮底令物無餘縕漸以至此人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爲恒無所施而利也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禍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躡質涉翻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此數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故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德宗初年陸贄爲監察御史僅欲半年朝直遥翻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此可以見德宗初年臨朝氣象羣臣跼蹐趨退跼音局蹐音脊亦不列事奏陳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得隨例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復扶又翻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論語載孔子責宰我之言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德宗致亂之事誠如贄言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塞悉則翻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到好呼到翻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

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被皮義翻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容例自矜衒少詩沼翻衒音炫　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孔子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注曰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援擢朕見從前已來事柢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言次對人數奏緣此多不取用其言或曰取次唐人語也　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悉詳也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

付有升



敢盡言乃復上疏折之舌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言人君所爲有失於誠信則無補於治道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施式豉翻或讀如字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

悔者也因德宗之言以爲失在推誠故陸贄極言誠信之不可去身以開廣上意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書仲虺之誥曰惟王改過不吝虺許偉翻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詩烝民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任賢使能也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蓋爲于偽翻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陸贄告君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付有高

又曰倏言無驗不必用德宗之信裴延齡以倏言也質言當理不必違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也當丁浪翻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如蕭復之諫幸鳳翔是也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趙贊竇滂之苛征重斂是也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比毘至翻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省悉景翻察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但以若依上文作竊以又覺文從字順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

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恒户登翻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好呼到翻下同恥聞過騁辯給昉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愎符逼翻很也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懦奴亂翻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初交翻又初教翻未竟勦絶其說而伸已之說也折之舌翻上昉明必臆度而賡人以詐度徒



洛翻以窺臆之見料度人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憚者避辱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夫音扶重直龍翻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黎獻衆賢也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鮮息淺翻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

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悖蒲内翻又蒲没翻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少始紹翻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觀文意陸宣公所從謂古至今亂多治少者正以下悖上刑故也以之與而辞義相去遠矣又曰昔趙文子名武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其口爲晉正卿晉國以彊諸侯不叛吶吶舒小貌音如悅翻又奴劣翻絳戾木訥而爲漢元輔絳戾事見漢文帝紀程氏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然則只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書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惟帝其難之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詰去吉翻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德宗所以成段平仲之名者正如此又曰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

甘昌才



誣明我之能聽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極言納諫之美以誘衷翻其然翻呼到翻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讜音黨上頗采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數所角翻上時掌翻眾論讙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恩州蜀漢合浦郡地蕭齊爲齊安郡隋廢郡爲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元復爲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爲南恩州宋

白謂此恩州瀕海最爲蒸濕當海南五郡汎海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波不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去唯健步出使與遍符牒經過耳新州治新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即其地晉永和分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界新州至京師五千五十二里隋牂柯縣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窀葬文秀上所信任也翟義伯翻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爲殺之亦爲于僞翻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徵爲職方郎中祠部屬禮部掌祠部考功屬吏部掌文武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之祠部比考功職方爲清要郎中正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詔加兩階令翰林獨遷官唐自至德以後勳階輕而職事官重故云然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夫音扶悉薦翻後户構翻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說式芮翻異曰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赦武俊等罪而實録明年正年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諭旨赦罪及赦書出始明言之耳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容歸欵而猶未敢絶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朱滔等倣漢官置虎牙將軍按唐書滔等之相王也以左將軍曰虎牙右將軍曰豹畧倣以新書虎牙將軍蓋王郅也曰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田悅第二百一十七卷三年今太尉三兄

受命鬬中 朱泚第三 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 紇下没翻治直之翻大梁沛州宣武節度治所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絶滔乃許之滔寢遣其內史舍人李琯見悅審其可否 內史舍人猶天朝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琯古緩翻悅猶豫不決密召亳曒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 司武侍郎天朝兵部侍郎也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 將即亮翻懷仙事見二百一十四卷代宗大曆三年 考異曰燕南記作朱寀今從舊傳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七年 瑗于眷翻泚既爲帥 帥所類翻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留後 事見



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 觀時審勢量度彼已曲不兵屯於郊坰 紇下没翻外謂之郊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 勞力到翻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

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詹等皆以爲然
王武俊聞李琟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
曰嵲五各翻琟古瑗翻司刑員外郎天朝刑部員外郎 武俊鄙以宰相處事
失宜相息亮翻處昌呂翻恐禍及身又入郎困於重圍重直龍翻故
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
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自高
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凡九葉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
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事見上卷本年況使之南平汴
洛與泚連衡汴皮變翻汴州宣武軍洛州東都也衡讀曰橫吾屬皆爲虜矣
入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
昭義之兵擊而滅之伺相吏翻與入郎再清河朔復爲節
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悅意遂決
紿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
私從者復萬餘人紿徒荅翻蕩亥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私從才用翻復扶又翻
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紇下沒翻瀛州
治河間縣重直用翻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李勉以宣武節度使鎮汴州
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
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
州將音同上勉奔宋州依劉洽也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
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

上表請罪滑州治白馬縣降户江翻尚辰羊翻上時掌翻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九域志襄邑在宋州西南一百七十里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九域志寧陵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温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少始照翻濠壽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送款遂言使弛備令力丁翻使也卷讀與捲同詵踈臻翻鄆音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爲刑部尚書以給事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宣慰者宣上命以慰安反側也父音甫淄莊持翻

施敬海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亡在隨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厥令反側之徒華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令力丁翻下遐稼翻即亮翻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上時掌翻下贄上音同更工衡翻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畧曰

尊號之興本非古制上尊號事始於開元元年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累力瑞翻襲乎喪亂之時喪息浪翻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六年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見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太建十一年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平二年天元下美稱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更工衡翻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也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撰如免翻贊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疵才支翻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廣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不構丕大也構立屋也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丕構之語本諸此君臨萬邦失守宗祧宗者百世不毀之廟遠廟為祧祧他彫翻越在草莽用左傳語不念率

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徵證也言無所掩覆也小子懼德弗嗣懼已不能嗣承先業周公之言長知丈翻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易以豉翻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周公告成王之語不恤征戍之勞苦澤藪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悉景翻遂用興戎戎兵也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莫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鄭玄曰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陸德明曰田廢



生草曰萊暴令峻於誅求疲盱空於杼軸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緯器布帛已織成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離力智翻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馴從也言從此而致亂也萬品失序九廟震驚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朱子又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欲班固王肅之徒以爲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之室以待尚書八座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廟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祔六此故事也於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祔引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太宗崩弘農以世遠毀而祔太宗高宗崩又遷宣簡而祔高宗皆爲六室中宗神龍初以景帝爲始祖而元帝不遷而祔孝敬帝由是爲七室中宗崩孝敬別立廟而祔中宗遂爲七室

至僖宗崩中宗立別廟而祔僖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正室謚爲獻祖并謚光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寶應二年祧獻懿而祔夕宗肅宗代宗崩又遷元皇帝而祔代宗自是常爲九室上累于祖宗累力瑞翻下負于蒸庶痛心覩貌覩他典也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唐避高祖諱改淵爲泉自今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此等言語強藩悍將聞之宜其感服易心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泚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弘大也

夏貢斬



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君臣上下天秩有典之常也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此等言語可與誥誓相表裏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所以攜從逆之黨將即亮翻下同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所以作勤王之心難乃旦翻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所以順人情之欲惡墊陌錢即趙贊所行除陌錢也墊丁念翻權古岳翻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下還遐稼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真入朝爲上言朝直遥翻爲于僞翻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

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史究言興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效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恒冀宣慰使唐兵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出使非本職命以郎官出使耳恒户登翻使疏吏翻朱泚更國號曰漢泚且禮翻又音此朱泚初僭國號秦更工衡翻自號漢元天皇改元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去羌呂翻上表謝罪上時掌翻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顏真卿所以荅李希烈者辭不迫切而義甚嚴正朝直遥翻希烈稱帝實録舊希烈傳顏無年月今據奉天記幸奉天録皆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悛國號大楚又實録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苟存拯



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然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李緩新書作李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内爲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將即亮翻考異曰舊傳作楊豐今從奉天記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詢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少始照翻使疏吏翻希烈乃以其

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
州後之江都使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壽州治壽春縣之徃也淮南節度治江都
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後周書賀蘭祥傳其
先與後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弗遂以爲氏霍丘漢廬江松滋縣地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
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霍丘本春秋時蓼國梁置霍丘戍隋廢
戍爲縣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蘄渠希翻斷音
短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
水經注蘄水源出蘄春縣北大浮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入于江佶其吉翻泝蘇故翻遇少
誠入寇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永安戍在黃州黃岡縣界梁嘗置永安郡後廢爲戍大破之少誠脫



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
奪財賦事奪財賦事見上年佶巨乙翻朝直遙翻少遊懼厚斂所部以
償之斂力贍翻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鄂州治夏口當江漢之會夏戶雅翻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
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
戰大破之驍堅堯翻將即亮翻鄂逆各翻鄂州治江夏縣即夏口帥讀曰率上以兼
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沔彌兗翻使疏吏翻於是希烈東畏曹王
皐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史言李希烈兵勢稍挫復扶又翻
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

永濟 宋白曰永濟縣本漢貝丘縣地隋已後爲臨清縣屬魏州在州城東稍北 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貝州以縣西臨永濟渠爲名 遣王郅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館陶縣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

戰守踰年資儲竭矣 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 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 謂先爲馬燧等所破也 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 騎奇寄翻 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 司禮侍郎猶天朝禮部侍郎 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鄙在重圍 重直龍翻 命如絲髮使



我叛君弃兄發兵晝夜赴之 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 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辭不受 事見同上 年 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 經城 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曰後漢分前漢堂陽縣於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縣後魏省併南宮縣太和十年又於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於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彊縣於此後周復於此置廣宗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復於此置經城縣宋省縣爲鎮入宗城 楊榮國攻冠氏 去年張孝忠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城諸將中獨楊榮國不見於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深州降于朱滔者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皆按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以去 紇下没翻帟音亦三禮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帳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又曰帟平帳也帟主

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　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平恩縣屬洺州治平恩川）丙戌以吏部侍郎盧翰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皆同蓋翰罷領選故自吏部遷兵部耳）翰義僖之七世孫也（盧義僖仕元魏當靈后臨朝時不附徐鄭）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環音宦）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滔縱兵大掠）又按武城（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地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以給事中杜黃裳爲江淮宣慰副使（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二月黃裳爲給事耳）





實錄誤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牓曰瓊林大盈庫（貯直呂翻）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上疏諫（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畧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橈廢公方（橈奴教翻屈曲也方法也）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乘繩證翻）虧法失人誘姦聚慝（慝他得翻）以斯制事豈不過哉（誘羊久翻慝吐得翻）又曰頃者六師初降（降讀如字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爲營衛不敢指言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徵其辭曰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堞達協翻枕職任翻）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　畢命同力竟夷大難良以陛

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啗徒濫翻又徒覽翻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悉詳體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讀方興讀為謗謗也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恒户登翻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乃難旦翻好呼到翻樂音洛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咨嗟也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殼憂重直龍翻殼於謹翻追戒平居之專欲乃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令力丁翻珍華猶言珍麗也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負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甘曰才



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去其牓去羌呂翻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謂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監工衙翻橫户孟翻此蜀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應乙陵翻當也掖音亦被皮義翻自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朝直遙翻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此必盧杞賊逐之後蕭復方有是言更工衡翻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蕭復蓋樸而直者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此事必在蕭復盧杞同列之時史因德宗命復出使而序其事於此耳戍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西

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鄂五各翻使踈吏翻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爲之悵恨累日朝直遥翻亮翻爲于僞翻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下之一事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脩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上時掌翻行下孟翻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韓非子有鬻矛楯者自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自譽其楯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謂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其人不能荅故後世謂議論自相反及爲事自相矛楯楯食尹翻願陛下明加辯詰詰去吉翻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爲于僞翻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真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惑竟於逆詐而不與明夫音扶逆者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己也未見其詐而逆以爲詐謂之逆詐竟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僞相糅糅女救翻忠邪糜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復扶又翻辛卯以王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恒户登翻使疏吏翻校古效翻射寅

楊光佑

謝翻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爲本道節度使前深
趙觀察使康日知爲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以趙與
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爲奉誠軍曹州刺史李納本爲曹州刺史建中
爲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李納本爲曹州刺史建中
軍務未有朝命今方命以雄節故先叙其本職而加以新命鄆音運戊戌加劉洽汴
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李勉
既失守汴州命劉洽知都統事汴皮變翻統他綜翻俗多從上聲辛丑六軍各置
統軍此北門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考異曰實録云詔六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
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秩從三品以寵勳臣從才用翻吐番尚
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

吐番發其兵吐從暾入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五月二十五日校改十字增十七字刪一字再校改二字增一字刪一字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 唐紀四十六 起閼逢困敦二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 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謚神至翻 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卒子恤翻射寅謝翻直言事見上卷上年 李

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李希烈自建中四年攻寧陵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汴皮變翻白馬滑州治所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桂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令力丁翻剽匹妙翻下同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滉呼廣翻將即亮翻將兵之將音同上考異曰新書柏良器傳曰良器爲武衛中郎將以兵隸浙





西希烈圍寧陵遏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泝河渠夜入及旦伏弩發乘城者皆死疑韓滉遣栖曜及良器同救寧陵舊栖曜傳曰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是一事今參取之明日從城上射希烈亦翻而及其坐幄坐才臥翻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天敗歸事見上卷建中四年泚且澧翻又音此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晟成正翻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滬侯古翻剽匹妙翻滬澗之敗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是年十一月既加李晟神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得而不受節制乎況又有敗軍及剽掠之罪斬之宜矣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騎奇寄翻無敢動者遂并

將之軍勢益振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事見上卷上年朝直遥翻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惡烏路翻下同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壘力軌翻水翻泚衆大至又未易攻取易以豉翻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飯扶晚翻豈可遽戰邪邪音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逗音豆堅壁自守凡八十餘日按懷光以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從東渭橋其間纔七十六日實録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耳今但云累月上屢遣中使趣之使疏吏翻趣讀曰促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力軌翻數所角翻下同懷光之攻長安將即亮翻數所角翻下同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泚且禮翻又音此晟成正翻李懷光既有異謀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之本規也蓋朱泚擁涇卒而據長安其敗也必當西奔晟以師自東逼之所以開其走路耳兵法圍城爲之闕此其近之上猶冀懷光華下戶嫁翻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

進戰上以財用方窘（窘巨隕翻）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觖古穴翻怨望也）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沮在呂翻敗補邁翻）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將亮翻）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數所角翻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李晟之荅懷光氣和而辭正故能伐其謀）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見上卷本年正月）吐從聿入聲）吐蕃相尚結贊（相息亮翻）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令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過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緡眉巾翻騎奇寄翻譎古穴翻）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上時掌翻禮翻又音如字泚毀重兵多在苑中故言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

之師乘制勝之氣謂醴泉所之勝也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芟所銜翻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易以豉翻輒沮其謀諸帥謂李晟楊惠元等帥所類翻沮在呂翻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解户買翻曉也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易以豉翻處昌呂翻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晟成正翻銜户緘翻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有要藉官所以名官之意亦如此臣猶慮有齟齬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從千容翻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軍於事體無妨也要約再三要一遥翻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敕下李晟依其所奏也下户嫁翻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事由猶言事因也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東渭橋在京城東城故云然晟成正翻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姚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

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結陳而行以防李懷光追掩陳諱曰陣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絡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鄜音膚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當管猶言見管也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比毘至翻近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軍爲四軍帥所類翻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之軍最彊懷光之官最高相去懸絕據職名則不相統屬言懷光晟建徽惠元四人並爲節度使各總一軍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徵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齟壯所翻齬偶許翻嫌釁遂搆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處昌呂翻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陸贄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之禍敗如燭照龜卜覆亡之禍翹足可期人立而翹一足則不能久翹足可期者言禍來之速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疚病也太上消慝於未萌太上猶言極上也慝惡也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難乃旦翻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晟成正翻噬時制翻噬也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拯救也今因李晟願行便遣令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少詩紹翻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泚且禮翻犄居蟻翻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趙宣子之言先悉薦翻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淮南子解之言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生辭生辭猶今人言生言語也轉難調息調息猶今人言調停也且更俟旬時旬時猶言旬日也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欲使之討朱滔也使疏吏翻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郡漢中郡二郡大界而言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皆當入蜀之道之要裨賓彌翻將即亮翻洋音祥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將音同上又音如字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趣讀曰促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遊雲夢事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間古覓翻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實食食也封也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使疏吏翻下同考異曰邠志曰十六日詔加懷光太尉按實録甲子二十三日邠志誤幸奉天録

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錄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唐之臣子率稱君父爲聖人邪音餘君人臣反賜鐵券懷光益辭氣甚悖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呼火故翻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敢使疏吏翻朝廷所遣謂之天使蓋謂君天也君之所遣猶天之所遣也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弃之自取族滅富貴宅人何益哉言懷光反是自取族滅宅人乎其亂以爲功而得富貴是富貴宅人也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有水曰隍池無水曰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幾居豈翻張名振曰乃



者言不反乃者猶言昨者也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泚且禮翻又音此還畢旻翻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從宣翻又音如字邠音豳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拉落合翻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潜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泚且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郜古到翻國國在濟陰晉有尚書高昌郜父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璀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璀七罪翻郜姓也出自周文王子封邘叔宗

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李忠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

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
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也苟免賊名而死死
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鬱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
以刀斷其喉而去鬱力究翻斷音短考異曰邠志曰懷光投鐵券于地使
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
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逼咸陽城名振曰
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
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
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
日因逼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
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邠成義至奉
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璀璀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
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
灼如此豈能尚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録悉因
投鐵券言之李十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於是





行在始嚴門禁嚴門闕出入之禁以防不虞從臣皆密裝以待史炤曰密具裝束所以備行從才用翻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
猶以爲薄德宗當患難之時進人若將加諸朕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隊諸淵晟成正翻使疏吏翻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梁州古漢中山南節
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
以來迎衛至盩厔以來者言若迎衛之兵至盩厔而不指定一處也盩厔音舟窒將即亮翻誠將音同上又音如字用誠爲懷光所誘陰
與之通謀誘音酉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
表上語之故勛許云翻語牛倨翻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

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勛刻日時而去既得褒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駱北谷曰駱騎奇寄翻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然與燃同藁禾稈也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褒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從千容翻錯愕猝然驚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仆方遇翻頓也擐户慣翻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今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讋服令力丁涉翻失氣也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將即亮翻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亟期半日亟期過期也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揚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泚且禮翻又音此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東征遊瓌爲邠寧留後瓌古回翻將即亮翻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懷光又以書趣遊瓌盖又奏之也若據考異則後書爲渾瑊所獲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

陛下各以其地及其衆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罷懷光兵權則諸路兵雖在行營將不肯稟命於懷光而各稟本府之命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言罷懷光恐泚怒無以制朱泚也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足以誅泚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李懷景璿邠甲戛翻昕許斤翻璿似宣翻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潼音同朝直遙翻覦音俞皆守將也言此諸將各守其地也

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奚小考異曰邠志作達奚録乘興令力丁翻乘繩證翻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趣游環渾公獲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環不知不得以聞又恕瑊之虜已也慢罵于途上疑其變即日幸梁州今從實録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潛然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於盩厔西然後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猶未來今不取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皇從朝直遙翻

將即亮翻從才用翻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朱泚稱帝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泚且禮翻又音此兵部侍郎劉廼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說式芮翻九再往知不可誘脅音酉誘音廼乃歎曰鎮亦忝列曹為泚所得不能死而受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蔣鎮仕唐為工部侍郎故云亦泚官自愧

遭翻汚烏故翻漫謨官翻塗也歔欷而返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廼聞帝幸山南搏膺大呼呼火故翻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梁州在長安南

山之南劉廼以乘輿播遷浸以益遠故自絕於衾衽之間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鹽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劉廼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絕義不臣賊也喬琳等以乘輿不能復還出仕於泚苟性命而貪祿利也唐於此時亦云殆矣少始照翻鹽屋音舟室尚辰羊翻懷光遣其將孟保考異曰邠志作孟廷寶今從實錄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達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趣逡喻翻於鹽屋使疏吏翻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將即亮翻目增曰目增示之以意欲翻言不過不使之為將也因目增曰因其言以紿衆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紿其之剽掠紿蕩亥翻貯丁呂翻帥讀曰率剽匹妙翻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

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實録曰綏入駱谷懷光遣其將孟保等以數百騎來襲爲後軍將矣仲莊所拒而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今從邠志懷光皆黜之

兵歸太原將即亮翻彙于貴翻年以上幸山南聲問不接故引兵歸史言馬燧怠於勤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同絳及命晟成正翻加同平章事之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城隍即爲東渭橋營塹治直之翻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徒洛翻幾居希翻庾支給李懷光軍幾盡先悉薦翻洛翻幾居希翻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勁





二彊寇之間此且禮翻又音此處昌呂翻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遺唯季翻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悉未忍擊之惡女六翻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力贍翻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糧粟不旬日皆充羨羨戈線翻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李懷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情嫌反忠爲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它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

田悅用兵數敗事並見前數所

角翻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爲于偽翻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僕射謂田悅也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窓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來道帥讀曰率將即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罕判官許士則都虞侯蔣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

宋燉勳



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出中門也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俟節度使升聽事以次參謁也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罕謀反昨夜刺殺僕射呼火故翻下同刺七亦翻衆大驚譁譁忠信未及自辯衆分裂殺之扈罕來及戟門遇亂節鎮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招諭將士將士從之一緒懼登城而立田緒所登者魏州牙城也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先相公謂田承嗣也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繒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罕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

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田悅者緒之從兄雖悔怒怒其殺兄而悔立之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眞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濂等執憲大夫猶天朝衛史大夫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虞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堅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謂魏州城內也李抱眞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

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背蒲妹翻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跂去智翻舉踵而立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眞恒冀王武俊李抱眞王武俊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旋踵轉足也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南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帥讀曰率下邠州同考異曰邠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詣從懷光知之以戴休顏代領其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

之遊環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金曰竊觀人心莫不戀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治天假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趙懷誘其軍歸邠士皆從之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環至邠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環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白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環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更受懷光節度蓋當時出幸蒼卒遊環邑從不及或以與渾瑊有隙不敢南行故帥麾下歸邠州耳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惡烏路翻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強其兩翻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取長安殺朱泚散

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說式芮翻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聽爾俘掠衆許之考異曰幸奉天錄李晟至東渭橋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殺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却李建徽等軍殺於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中朱泚傳曰懷光爲泚所賣慙怒憤恥殺於好時按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時及涇陽今從邠志及幸奉天錄懷光乃謂景略曰

鄴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
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朔方軍平安史
拒回紇吐蕃功高天下備盡忠力一旦從懷光反是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
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
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
說昕曰說式芮翻李太尉功高自踊禍機中丞今日可以
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從才用翻昕曰昕微賤賴
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
將高固楊懷寘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
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

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
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昕許斤翻將即
亮翻瓌古回翻昕戒劉禮等衷甲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而入昕小史李岌密報遊瓌遊瓌
伏甲先起高固等帥衆應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據邠府遣李昊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録甲申懷光自
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昕必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遣楊懷寘奉表以
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
中大喜懷光子昊在邠邠卑甲翻昊翻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昊
何以自明言遣昊則上懷光通將無以自明也遊瓌曰殺昊則懷
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昊以走之時楊懷寘子朝晟
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朝直遥翻晟成正翻使疏吏翻聞之泣

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言其父殺張昕以邠城返正也子當誅夷不可與兵懷光囚之爲後敕朝晟張本於是遊環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求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泚且禮翻又音此乘繩證翻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靡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聽按德宗因懷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光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及富平懷光行及富平

宋煥歎



也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若呂鳴岳焚蒲津橋懷光將士之心已離必潰散於河西不得至河中矣將即亮翻少詩沼翻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備唐兵討之也刺史李紓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裴遵慶肅宗朝爲相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覦帥獵圍七百圍之圍結獵戶爲兵謂之獵圍帥讀曰率嶠請降詔以覦爲渭北行軍司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

丹延節度使 鄜音夫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
蜀州唐安郡 上長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
散試官授之 散官即文散階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 訪於
陸贄贄上奏以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 恒户登翻 起
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
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畧曰自
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
雜沓於胥徒 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
徒鄭氏注曰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若今
卒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當

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
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
利近實而於德爲輕 近其靳翻 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
人情不趨 誕謾虛言也趨七喻翻又音如字 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
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
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
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 服色謂紫緋淺
緋深緑淺緑深青淺青及黄其色各以品爲差資蔭謂隨資品得廕其子孫及曾孫也 此所謂
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

號雖則授無實祿受不占貞（占之贍翻）然而突銛鋒（銛息廉翻利也難乃旦翻）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復扶又翻）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贊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相息亮翻下同）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懣涕慕





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迕上意（數所角翻迕五故翻）盧杞雖貶官（杞貶官見上卷上年）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二人為相見上卷上年劉從一自吏部郎中姜公輔自翰林學士下陳猶下列也）贊恩遇雖隆未得為相（為上追仇陸贊盡言而貶贊張本）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剽匹妙翻）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州十五州梁洋興鳳開通渠也）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集逢利壁巴閬果金也）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

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規小謂欲幸成都以便資用捨大謂捨興復之功而苟安於一隅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史言嚴震供奉車駕無闕之功辨讀曰辦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惡其殺張鎰而附朱泚且在肘腋之下也惡烏路翻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使相吏翻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見賢遍翻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帥所類翻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難猶存書云元惡大憝憝亦惡也音徒對翻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彰刻是爭言較晷刻而爭遲速也商嶺則道迂且遥駱谷復爲盜所扼復扶又翻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遠於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迂遥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蔓絶蔓休正翻以諸鎮若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誘音酉洶洶羣情各

懷向背背蒲妹翻則翻黨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塞悉
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杜
預曰衷中也陸德明曰衷音中或丁仲翻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
素行追抉宿疵行下孟翻抉於決翻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省悉景翻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
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
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撓奴教翻上釋然開悟

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
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
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及使朔方鄜鹽振武永平奉天行
營兵馬副元帥將罷李懷光兵權故先用渾瑊　庚子詔數李懷光
罪惡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
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
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將即亮翻貸來戴翻考異曰舊高郢傳
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璀侯郢郢乃論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況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璀震懼流涕氣索明年郢與都知兵馬使吕鳴岳都虞侯張延英

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泄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以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河中已亥以渾瑊爲副元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與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　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旌旄猶言節旄也　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爲奉天行營節度使　靈武守將嚴景璿爲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爲之治第治直之翻爲于僞翻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分李

懷光兵柄以授李晟渾瑊鄜音夫華户化翻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遺唯季翻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爲賊于僞翻間古莧翻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猶衣於既翻　終無叛志史言李晟以忠義感激士心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同絳節度使陝失冉翻　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兆尹供晟軍糧役役者輓輸浚築之事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帥讀曰率　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

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璩軍吐番遣其
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鍠將
卒七百從璩拔武功鍠户盲翻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
武功鍠以其衆迎降璩戰不利收兵登西原其地高平在武
功縣西故曰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
考異曰邠志云十日破旻等而實録云乙丑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邠志斬首萬餘級旻
僅以身免璩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
長安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時唐安公主薨於城固塔浮圖也爲于僞翻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
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會合也要也上都謂長安此皆成到
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九行軍資糧器械所須者皆謂之軍須上使謂
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
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貟如此當如何處之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贄上奏以爲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
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辨直則
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臣輔之義涉嫌止
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玷都念翻玉病也又曰唯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
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讟徒牧翻謗也書呂刑曰德刑發聞惟腥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閒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震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幾居希翬見皐陶謨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爲指過爭讀曰諍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武王數紂之罪曰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應一凌翬又曰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惡烏路翬又如字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被皮義翬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爲左庶子　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上在漢中藉西川供億爲張延賞入相張本上時掌翬使疏吏翬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禮翬又音此數所角翬誘音酉使疏吏翬

將即亮翬考異曰邵志曰興元元年四月渾公受鉞專征出斜谷崔公勸吐蕃分軍應援尚結贊曰邠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甲二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鍠以卒七百人從渾城進收武功渾公禦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屯武功東郊

石鍠以其卒降旻於陳渾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旗收卒會邠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衆追渾公遂爲吐蕃所覆皆死焉田旻以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有功將以叛卒之孥賞而歸之涇人曰不殺馮公雖吾親族亦將不免矣十四日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鑒請命於泚泚援希鑒涇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和西戎西戎皆受賂焉希鑒疏泚將之不與己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許按希鑒殺河清必有宿謀或爲此訛言以採衆耳今從實録河清死在三月今從邠志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梁州在山南岐雍在山北率非良士有邪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也大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洮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量音良復扶又翻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阬降卒事見九卷漢高祖元年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疏與踈同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蓋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厚而馬援輸其款誠事見四十一卷漢世祖建武四年光武寬容愽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先悉薦翻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異日安免追仇乎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藎徐刃翻詩王之藎臣毛氏傳曰藎進也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爲



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先悉薦翻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爲節度使事見上卷興元元年耽內牒懷中寬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爲尚書問天子起居爲于僞翻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即日離鎮既得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亦所以遏亂原以張獻甫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所以全獻甫也離力智翻

左僕射

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李揆入吐蕃見二百蓋自吐蕃還赴興元至鳳州而薨

韓游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丁卯義王玼薨玼女宗子玼音此又且禮翻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燧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又扶救翻黨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張孝忠時鎮易定博益以回紇時回紇遣兵助滔進臨常山恒州常山郡明公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西山在常山南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至趙州皆恒冀巡屬又西南抵邢州界即昭義巡屬阻山以為固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

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朱泚竊據關中滔破則泚喪氣矣喪息浪翻　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難乃旦翻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武俊亦悲不自勝升音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

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李抱眞第十故呼爲十兄鄴家開
諭得弃逆從順免葅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
胡雲間古莧翻王武俊本出於夷落屢爲兄弟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
十兄死矣史言抱眞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
淵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
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決爲于僞翻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
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
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袷衣袷音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十月二十五日校改四字增十九字删二字再校改三字增九字

湯森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七起閼逢困敦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七月凡一年有奇始甲子五月終乙亥

凡一年
零三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
至萬年京縣屬京兆繒慈陵翻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始改御袷而御

衫衫單衣也將即亮翻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滉呼廣翻使疏吏翻羅綺也綾文繒丁度曰古者芒氏初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繅織而交眼者爲羅擔都濫翻有貢爲擔天子所至爲行在所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爲于僞翻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偫已罷門庭矣偫直里翻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廚籌厨籌當作廁籌使廁籌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以餉李晟史言韓滉殿蘇遭翻下同晟成正翻考異曰柳玭叙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月末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遽達乎今不取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殭敏精密又運米百艘自貢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

木正球



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將即亮翻扣擊也船邊曰舷音胡田翻五百弩已設矣比至渭橋設居候翻引滿比必利翻及也盜不敢近其靳翻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衣於既翻絹與掾翻縑同無紋其精善者曰繒帛織成而俗亦謂之絹破然後易吐番既破韓旻等吐從暾入聲破韓旻見上卷是年四月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番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泚且礼翻又音此瓌工回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考異曰實録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番將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武

亭川吐蕃傳亦同邠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勝沘軍大掠而去沘使田希鑒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偏軍助瑊破沘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沘賂遂引兵歸國瑊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上以李晟渾瑊兵少少詩翻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頓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使疏吏翻致令羣帥進退憂震帥所吏翻類翻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忿乘躡乘其虛躡其後也躡尼輒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人禽遺唯季翻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條分也流派也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

秦梁千里秦謂咸陽長安古秦中之地梁謂梁州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史炤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余謂贊言羈礙者蓋謂欲進則有所羈而不得進欲退則有所礙而不得退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疑否臧皆凶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釋文曰否音鄙惡也臧作郎翻善也上有掣肘之譏宓子賤爲單父宰使二吏與之俱至單父子賤使吏書而掣其肘書惡請吏於魯侯魯侯則從而怒之二吏歸以告魯侯魯侯曰此謂吾攙其

朱正球



政也下無死綏之志兵志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箸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癸酉涇王侹薨侹肅宗子音他頂翻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明年以爲徐沂密觀察使洧卒高承宗代之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乙亥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

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
棣之餫（餫音運糧運曰餫）依營而陳（陳讀曰陣）利則進攻否則入
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
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憊音蒲拜翻）請休息數
日乃戰常侍楊布（滔倣天朝置常侍）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
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
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
思爲大王立效（爲于僞翻下同）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
高仁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爲于僞翻）
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趙全軍將掃河南清關



中令見小敵尤豫不擊（尤讀與猶同）拔後漢書馬援
注曰尤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尤音以林翻
傳計尤豫未決章懷太子賢曰尤豫猶猶豫也豫未定也
毛晃曰尤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尤豫未決字從犬
曲其足與古尤同與侵韻尤韻不同唐史尤豫音淫誤今從晁
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
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經城西南）
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
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
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
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趣七喻翻）其營抱真

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眞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道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普耕翻怦悉發留守兵來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李惟岳本姓張故娶李氏請歸

木正球

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蜀中山國燕主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爲安喜安喜帶定州隋改爲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爲安喜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　考異曰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日華傳曰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叛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藏今從華傳及燕南記

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更工衡翻遣也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

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
滔道路阻澀（澀色立翻史炤曰阻隔也澀不通滑也）滄州錄事參軍李
守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說輸芮翻下同）遣宇
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
緡王武俊又使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
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
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
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
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騎奇寄翻好呼到翻）

加央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
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諜徒協翻覘丑廉翻）皆為邏騎所
獲（邏郎佐翻巡察者也）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語牛倨翻）
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飲於禁翻）給錢而縱
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賊不敢
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
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
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死北
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
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縱渾瑊及鎮國節度

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京城之下也）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敗補邁翻）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有長樂坡呂大防長安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之東）外米倉村（光泰門苑城東北門程大昌曰）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駱元光之兵華户化翻少詩沼翻）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白華門也）毀希烈之第也丁酉晟復出兵（復扶又翻）來攻之（西師謂渾瑊之師也）晟曰賊數敗已破膽（詹數所角翻）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西（敗補邁翻）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佖蒲必翻）將騎兵（騎奇寄翻）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神麾村（按新書李晟傳神麾村在苑北麾古牙翻）晟先使人夜開苑墻二百餘步（比必利翻及也）比演等至栅塞之自栅中刺射官軍（塞悉則翻刺七亦翻射而亦翻）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

帥衆先進拔柵而入帥讀曰率下同俶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俶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麾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槊之左右呼曰呼火故翻相公來賊皆驚潰涇原將士素畏服李晟故聞其來而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先悉薦翻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帥讀曰率近其靳翻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降戶江翻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含元





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女樂也妓渠綺翻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御軍嚴整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敗補邁翻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已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丹鳳之東為延政門丹鳳之西為建福門

又西爲興安門也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東南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兼幽州盧龍節度使見上卷是年二月恒户登翻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上時掌翻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簴其呂翻說文曰簴鍾鼓之柎也飾爲猛獸釋名曰橫曰栒縱曰簴又云虡天上神獸也鹿頭龍身象之爲簴以架鍾鼓廟貌如故孔穎達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宮室象貌爲之也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爲于僞翻爲李晟作露布得體晟在渭橋



熒惑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熒惑守之是爲罰星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鄙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容晚出爲縮縮爲主人晉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爲贏失次而下爲縮萬一復來守歲復扶又翻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比必利翻及也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朱泚以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見上卷是年四月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

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趣七喻翻）涇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涇州）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阬中（射而亦翻）韓旻等斬之皆傳首行在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瘵仄介翻）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

豫昇相



部侍郎班宏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按詩傳箋蒸衆也勞力到翻）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李晟考異曰表皓與元聖功錄載奏宥郭晞狀曰晞頃因鑾輿順動山谷潛藏逆賊所知舁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耆黃之中僞令仍及堅卧當節即懼嚴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汚俗尚可昭明子儀勳勞書在王府父爲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於一身實恐玷於先烈況臣摠領十馬孤立渭橋頻有帛書累陳誠効按晞舊傳泚欲令掌兵晞陽瘖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皓載晟此狀恐非其實今不取）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德蔣沇等（見上卷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已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賞收復京城之功也）以檢校御史中丞田

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以紀元爲府號始此

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賞扈衛之功也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鄠道元水經注曰樊川即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廢匕最賜邑於此鄉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程大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 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書周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 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以平物



權則權物之輕重揆之以衡平 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帥讀曰率乘繩證翻 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陸贄此論所以正漢儒反經合道爲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權只是經字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喪息浪翻長知兩翻 不如奠枕京邑史炤曰奠枕安枕也楊子曰奠枕于京 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史炤曰旅衆也拒捍也謂率衆以相捍也 復勞誅鉏哉復扶又翻 戊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史炤曰綜機纘也理治也謂整

治其事使皆有紀若機之綜縷也自請至鳳翔迎鑾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懷光常態也華戶化翻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理治也避高宗諱以治爲理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城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幕府懷光此時已罷副元帥而不肯釋兵史仍書郢元官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璀七罪翻請束身歸朝朝直遙翻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懷光除見上卷本年三月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朔方將士懷光所部加爻



也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從才用翻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於禜禜于營東京城之西見賢遍翻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上時掌翻至宮每閒日間讀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皐遣其將伊慎王鍔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皐遣其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爲應山以縣北山爲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

斬首千餘級生擒戒盧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隨故厲國皇甫謐曰今隨之厲鄉九域志隨州厲鄉村有厲山今自棗陽至厲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岡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胡人不習朝章見懷光素服待罪故以爲無官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譁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考異曰邠志曰七月十三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持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闕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已卒之畜渾希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冀而覆之全尸以聞今從實錄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復扶又翻治直之翻辛卯赦天下初肅宗在靈武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見二百二十四卷永泰元年史烜曰泌兵媚切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省謂之西省朝野皆屬目附之屬之欲翻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

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將即亮翻下同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勇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殺孔巢父琰守盈也使疏吏翻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魘於玷翻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梟古堯翻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事見二百本年二十九卷正月許戍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乘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昕元忠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

控制西域五十七國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西突厥有五弩失畢五咄陸乃十姓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謂東侵涇邠岐隴諸州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吐蕃陷河隴獨安西北庭爲唐固守爲于闐翻近其斬翻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宜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事見上卷本年四月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眞卿考異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顏氏使辛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

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皐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璨王仕顒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竇錄及舊傳云三日令從之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帝初即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既而又有姚令言之亂既而田希鑒又殺馮河清帥所類翻下同奏請往理不用命者理即治也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



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九域志同州至河中七十五里先悉薦翻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時度支用度不給度支之度徒洛翻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壻要廷珍守晉州要於消翻姓也姓苑吳人要離之後後漢有河南令要兢牙將毛朝敭守隰州朝直遥翻敭音揚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晉隰慈三州皆與馬燧巡屬接壤故得說下之宋白曰慈州文城郡西南有采桑津晉里克敗赤狄之地漢爲北屈縣隋爲汾州大業爲文城郡唐貞觀爲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戊因名治吉鄉縣漢北屈縣也說式芮翻上乃加渾瑊

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
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
帥渾瑊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誠軍於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帥所類翻陝失冉翻使疏吏翻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
鄜音膚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爲晉俊與李抱眞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降戶江翻下同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

吳以才



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
琳爲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治直之翻鎰弋質翻斬神將王斌等十餘人斌音彬　朱滔爲王武
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上時掌翻　癸未馬燧將步
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屬李懷光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庚戌以
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
朔方軍累代忠義度徒洛翻自肅代以來朔方軍輸力王室功高天下　今爲懷
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
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貯丁呂翻　俟道路稍通即時

給之　李勉累表乞貶以討李希烈統節度使建中間勉以永平節度使都統討李希烈之兵喪師失守也辛丑罷勉都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武德二元年分芮縣置永樂縣屬芮州廢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府燧既取永樂則兵逼河中矣樂音洛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五年復扶又翻下同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初名白琇珣典禁兵事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上志貞得罪見二百二十卷建中四年　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右神策軍　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擁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即亮翻監古銜翻　竇文場傳云文場與霍仙鳴分統禁旅蓋希遷尋罷而仙鳴代之也今從實錄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近其斬翻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

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復扶又翻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叅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于癸翻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孽考異曰舊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座執而誅之還鎮表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録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録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鑒為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鑒令從之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



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衆圍陳州久之不克翟萇伯翻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李澄請降事始上卷上年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考異曰二月已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之耳

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侯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敗補邁翻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趣七喻翻至城北惟怯不敢進惟去王翻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

舍於浚儀浚儀帶汴州劉澄蓋舍於縣治輿地志曰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北象而儀之以爲邑名漢武元年廢新里而立浚儀縣 兩軍之士日有忿鬬鬬許激翻鬬也狠也 突也又相怨也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爲汴州刺史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蜀河中府本汾陰縣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珏古岳翻 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勉失守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不應尚爲相相息亮翻 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睢陽宋州 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卒子恤翻 亦



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事見上卷 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常湖蘇杭睦越明台温衢處婺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弩手援宣陵蓋兼統宣州爲十五州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求嘉之行引晉求嘉之亂元帝南渡以爲言 爲迎鑾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如麻言其多如麻可束也 卿弗聞乎對曰臣固

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省悉景翻）也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混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願上時掌翻）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朝衆謂在朝百官之衆也）朝直遥翻下同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易以豉翻累良瑞翻）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混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爲于僞翻）雖知卿與混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混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爲于僞翻下同）對曰今天下

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下户嫁翻下同）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歸覲者歸覲省父母也）令混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比毗至翻）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復扶又翻）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語牛倨翻）宜速致之皐至潤州混感悦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皐別其母啼聲聞於外（聞音問）混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混貢米亦貢二十萬斛（陳少

遊時鎮淮南 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四月還從宣翻又如字）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見賢遍翻）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敗補邁翻陳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韋皐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請以皐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閤（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堂既退各居閤子）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朝如字下朝來同）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



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事見堯典舜典）爵人於朝與士共之（記王制之言）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朝早也陟遥翻）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語牛倨翻）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史寃言陳少遊敗臣節之事）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賻符遇翻）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

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
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
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
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
粟帛入貢府（謂朝廷委貢藏財物之府）無虧闕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使疏勞力到）恩遇始深矣　是歲蝗偏遠近草木無遺惟不
食稻大饑道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殣渠吝翻瘞尸也又餓莩爲殣道殣相望本左傳之言）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
眞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盧杞貶新州司馬二百二十）

九卷建中四年（建）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
果用爲饒州刺史（幾居豈翻）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柰
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
制出高執之不下（執之不肯書讀下户嫁翻）且
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
復用（復扶又翻）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
擅權（建中二年盧杞爲相四年貶）百揆失叙（書舜典納于百揆百辟舉入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今云失叙謂事業廢也）天地神祇所知華
夏蠻貊同弃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

高復於正牙論奏唐謂大明宮含光殿爲正牙亦謂之南牙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羣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讀曰闢易如字辟易言開遠而易其故處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表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當丁浪翻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衰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已之孫也

袁恕已與張柬之等誅二張中宗復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爲鄭滑節度使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故以鄭滑節授之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嘉城縣名隋置唐爲松州治所妻七細翻李懷光都虞侯吕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鄘邕之姪孫也李邕以讒死於天寶之末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敗補遏翻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鄜道元曰陶城在蒲坂城西北即舜所都也舜陶河濱蓋即此地與麻山相近按唐河中府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

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皐爲荆南節度（節度當有使字）之下使（使字下）李希烈將李惠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爲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遥翻）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時韓遊瓌將邠軍以討李懷光）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囂喧也）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語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史言李懷光視息復扶又翻）　六月辛巳以

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皐爲西川節度使（爲韋皐以功列著於西南張本）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怦知軍事（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兵皆以劉怦知留後事素得衆心故滔死而衆奉之怦普耕翻）　時連年旱蝗（老子有言師之所聚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度支資糧匱竭（度徒洛翻）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晟成正翻上時掌翻）　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少詩沼翻）忽驚東偏（同州在長安東北）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先已命渾瑊爲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故云然渾瑊昆翻又戶本翻瑊古

咸翽土宇不安何以奬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吐從瞾入聲紇下沒翽李希烈時據以之與二虜並言皆觀我彊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覦之心三也俞觀音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行賞謂解奉天圍勳賞也將即亮翽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匊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殍表翽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



腹心之疾爲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燧音遂翽音遂朝直遥翻必爲于僞翻鄴侯家傳稱李泌語曰臣但恐梟於帳下考異曰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爲陛下取之上曰未諭卿意何故以太速爲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爲陛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蹭蹬矣領河東十萬之師遣王權領五千赴難及再表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兵馬暢不自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與之言甚有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旰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援鞏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有河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爲常侍與燧鄭叔規爲賓佐臣令以炒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即

至臣激燧令其取懷光自効必可致也因令燧爲忠
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
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
致書與先公先公不與之期以爲丈夫且河東節
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彊兵
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
際會又令它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
軍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者即不及矣若河中既平
公即如懷光之下俯偃彊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百卷
書蹭蹬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勳退不能効夷狄既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聲氣如鍾而心不果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欲奉笞以裙衫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含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於上前保薦可使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爲說若河中既平司徒何面目更來朝而與士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束身入朝矣若以建

中同征之故當發一使諭之準赦歸朝必爲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便也能如是當與司徒爲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書也叔規既去具奏於上上每憂河中驍將達奚小俊等突犯宮闕居常不安會東面莊牆忽有崩倒者上大驚以爲有應之者將啓賊上顧問泌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机上肉耳但恐梟惡太速不得與馬燧藉手爲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難危憂慮太過輕敵者亡諺曰輕敵如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下比在梁洋元惡據宮闕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在東渭橋此時可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苟欲偷安脅爲遲不能動今陛下復歸宮闕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之靈此賊且未爲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陛下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於得馬燧也既而馬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自備軍糧何其畏伏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伏天威

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伏臣魯與之言諭其爲人頗見機識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叔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虞之時握十萬彊兵收復功在它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速收取以立功自解它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見則蹈蹬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當平而燧因此有功便爲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初叔規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燧搏膊驚曰有是哉賴子之至京也不然燧幾爲懷光矣非賢表兄豈有告燧者乎即日上表請行叔規又請如泌言先寫表本示懷光勸其東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然朝救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草書寫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爲奏之又諷令下營訖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度夏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比亦有人毀





卿言詞百端聞於遠近惟先公保卿於朕朕信其言今見卿益知先公忠讜豁然體至誠奉國矣燧謝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復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有心路感而用之必有成筭皆如卿言信雄豪也按泌到長安數日即除常侍興元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取晉慈隰三州矣故朝廷命爲副元帥以討懷光十月己拔絳州及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赦於時燧豈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纔九日自長安至晉陽千餘里若因泌諷諭鄭叔規始來京師又令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不從然後上表興師伐之事多加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此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今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邪志曰七月馬公朝于京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晟聞之上表請發兵二萬自備上以李公表示馬公因曰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勃逆使朕再遷此

而可赦何者爲罪馬公兩泣
上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
爭之豈肯面雪懷光
光耶今從舊傳 上許之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
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摠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
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
猝不可制蒲李懷光陝謂抱暉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
矣江淮水陸之運皆經陝州而後至長安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
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
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
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
城之人不貫逆命貫讀與慣同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

木正球

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
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校戶教翻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
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
一勢也以形臨之謂之勢 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
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
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
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
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奏官主之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耳語牛倨翻陝州行營在夏縣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也夏縣唐初屬虞虞州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時屬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在陝州北九十八里夏戶雅翻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將即亮翻覘丑廉翻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朝臣時帶鄜坊節守潼關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爲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禀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爲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去作朝臣當泌寫宣以却之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録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而得名或以口傳爲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禹錫楚之叩堰口傳爲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禹錫楚之叩堰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閒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宣也李泌寫宣以却還唐朝臣之兵此宰相行文書爲宣也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偵丑鄭翻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

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
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泌曰易帥之
際軍中煩言乃甚常理耳杜預注左傳曰煩言忿爭也余謂煩雜碎也此煩言謂雜
碎之言帥所類翻泌到自安貼矣史炤曰安安也貼伏也亦作帖不願聞也
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客翻治直之翻
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為使宅語牛倨翻宅者觀察所居也唐諸鎮將吏謂節度觀察所居者
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
祭前使為于偽翻前使謂張勸版以祝幣以燎慎無入閧自擇安處潛
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

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
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
之復扶又翻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
請赦之詔謫戍天德天德寶八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置軍于宗賜名天安軍在振武東北宋白曰天德軍在振武東北
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隋大同城之故壖在牟船山銀耳觜之北歲餘竟殺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
泌已入陝而還壬辰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纔支七旬
大旱灞滻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五月二十六日校改十二字增十六字刪一字

再校改二字增一字

辛亥九月二十三日閱至此卷表德澤到京今日閱此卷通段添改入韵亂處有多字